

JianXiaYu
YinMou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剑侠与阴谋

【法国】

米歇尔·泽瓦柯 / 著

■ 萧水湾 / 编译

剑侠与阴谋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法国】米歇尔·泽瓦柯 著 ■ 萧水湾 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侠与阴谋/(法国)泽瓦柯著;萧水湾编译.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ISBN 7-80646-121-3

I. ①剑… II. ①泽… ②萧…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944 号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宫 超

剑侠与阴谋

[法国]米歇尔·泽瓦柯著
萧水湾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 经 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1 字数 169,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46-121-3/I·272

定价:11.50 元

前 言

当代西方，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对通俗文学日益重视。各种流派，或从事各种样式创作的前沿作家，都竞相尝试创作通俗小说。其实，通俗小说源远流长，早在十九世纪就风靡欧美及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以大仲马为首的法国通俗小说家实力最为雄厚。

十九世纪是法国文学的鼎盛时期。也许当时法国文坛有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小仲马、乔治·桑等一批璀璨夺目的名字闪耀，使得古典通俗作家，除了大仲马，几乎都没有载入文学史册。然而，他们因为留下了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却永久地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大仲马、保罗·菲涅勒、埃米尔·加博里约、米歇尔·泽瓦柯等。

大仲马(1802—1870)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一生如其小说一般多姿多彩。他父亲是个将军，在他四岁时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

命，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到十三岁还没念过书。二十岁独身到巴黎打天下，做过奥尔良公爵（后来的路易·菲利浦国王）的秘书。在一位流亡贵族之子的帮助下，他熟悉了戏剧和诗歌。而后以戏剧《亨利第三和他的宫廷》初展文才。他精力充沛，写过多部历史传奇小说。这次推出的《玛尔戈王后》是他继《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之后的又一部代表作，是写十六世纪法国宫廷内部的阴谋倾轧与争斗。

和大仲马一样声名大噪的保罗·菲涅勒（1816—1887）生于法国雷恩，父亲在法院当干事，在他十三岁时就离开人世。他本人也于1836年获法律学士学位，当了律师，不过没出过几次庭。1837年他到巴黎之初，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一时经济拮据。1841年起发表小说，以《伦敦密探》一举成功，销售量超过一百万册。后因揭露黑帮内幕的《科西嘉黑帮》等多部脍炙人口的通俗小说，而当选为法国作家协会会长。晚年，因受骗而万念俱灰，撒手入寰。

当过保罗·菲涅勒秘书的埃米尔·加博里约（1832—1873）出生于法国西部，完成学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代理诉讼书记。二十岁随骑兵团去了非洲，四年后因病返回法国。他任保罗·菲涅勒的秘书期间，也在后者的报社里当记者，并结识了正当走红的大仲马。后受了爱伦·坡的影响，开始写

作侦探小说。一生共写了二十一部侦探小说,对后来“福尔摩斯”和“梅格雷探长”的形象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在非洲染上的旧疾复发,他死时才四十一岁。他的成名作《走火入魔的爱》,为他赢得了“法国侦探小说之父”的称号,小说以一起寡妇谋杀案引出一则伯爵因爱到痴迷而以婚生子调换私生子的艳闻。

以与拿破仑同乡为荣的米歇尔·泽瓦柯(1860—1918),九岁时随家人从科西嘉岛迁至法国内陆。二十岁时当了中学教师。可科西嘉人禀性刚烈,他不愉快地辞去教职,加入军队。他虽然中学时就立志当作家,但当他离开军队时,却于起记者行当,而且一生为阶级平等奔走,几次作为政治犯被投入监狱。四十岁以后,他开始成为通俗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有《白太阳骑士》。写剑侠勇斗篡权阴谋家的《剑侠与阴谋》一书,问世后,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说他的才华不在大仲马之下。

这几位作家共同的创作特点是博采名家之长。从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中,就可略见一斑。譬如:《玛尔戈王后》就是以法国历史上“胡格诺战争”这一真实事件为背景;《科西嘉黑帮》一书对法国城乡风情的描写和《走火入魔的爱》对社会现实、案件调查和司法部门的描写,一直为人称道;《剑侠与阴谋》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写实手法的体现。同时,这四

部作品又凭借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以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情节和色彩斑斓的场面描绘取胜。而这又恰恰是浪漫主义笔触的特征。如：《玛尔戈王后》中险象环生的宫廷生活和惊心动魄的皇家狩猎；《科西嘉黑帮》中主人公跌宕起伏的遭遇；《走火入魔的爱》中一环紧扣一环的悬念；《剑侠与阴谋》中高潮迭起的情境和刀光剑影的厮杀。这一系列巧构妙思令人叹为观止。

除此，四部小说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充满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情调和幽默感。它们无一不以清丽婉约的至情至爱来贯串。玛尔戈与外省骑士暗结同心，科西嘉金匠与妻子忠贞不渝，剑侠与心上人两情缱绻；即使号称“法国第一部真正的侦探小说”的《走火入魔的爱》，先不说从父辈的爱情写到儿子的爱情，光是书中出场的男人几乎个个都是多情种子。如那个老神探，六十开外了，竟异想天开地做起侦探来，这已经够罗曼谛克了，还暗恋上贵族的情妇。还有那个身穿黑袍、神情古板的法官也困于情网而不能自拔，差点使承办的案件铸成大错……读了这些书中离奇而美丽的故事，情不自禁地要给它们戴上一顶“浪漫传奇小说”的冠冕。

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不仅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传奇故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内涵。作家们在各自的作品里，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制度、利

己主义泛滥的世风；进行了无情地暴露。《玛尔戈王后》揭露了权贵人物的贪婪、残忍和荒淫无耻；《科西嘉黑帮》控诉了黑社会头目的罪恶；《走火入魔的爱》借书中人物之口提出了对那些道德犯罪的人不加追究的法律是否公正的社会问题。《剑侠与阴谋》通过剑侠的正义之举，抒发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因此，就其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来说，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与它同时代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一样，臻善臻美，无与伦比。以至于一百多年以来，法国公众始终对它们难以忘怀，一版再版，经久不衰。

虽说艺术创造永无止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制高点，可由于这几部小说最初发表，是在报上连载，作者下笔时首先想到的是读者。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而是如何制造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并为此而呕心沥血。于是，他们的作品就有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读者都觉得有意思的内在的东西，亦即好看。一本书好看，里面的奥秘一定不少。这篇肤浅的前言恐怕包容不尽，只得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丝毫不比当代西方流行小说逊色，甚至更适合我国读者的口味。

因为这几部作品是以连载小说问世，框架比较松散，译介过程中特意进行了适当压缩和精心

加工,以取得更为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希望能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编 者

1999.7.30



I

诡谲离奇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巴黎，阴戾不祥的传闻四处飞扬，大街上不时有蠢蠢欲动的人群振臂高呼。市民们摩拳擦掌，贵族枕戈待战。济慈在密谋，亨特在密谋，盎库列姆在密谋；雷涅觊觎王权，莱斯宁垂涎王权；王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在阴冷暗寂的卢浮深宫内，年仅十五岁的小国王——路易十三孤独无助，他颤抖地自问：“谁会置我于死地？济慈、亨特，还是盎库列姆？”

此时此刻，市民、国王、密谋者都被一股深不可测的仇恨集结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个大权在握的人——戈希乐·戈希里，玛丽·麦蒂茜太后的情夫。

在一间挂满意大利和法国名画的客厅里，这个人称“安格伯爵”的掌权者正在对一个哈腰倾听

的人俯身低语……

戈希乐·戈希里的府邸位于都南街，是一座王宫堡垒一般坚固的豪宅。

戈希里一身三职——诺曼底省省长、法国大元帅、路易十三的首相。他中等身材、举止高雅，而狡黠的眼神、旺盛的精力、焦躁的性情、英俊的面孔更使他显得神采非凡。与大多数爵爷一样，他既是目中无人，贵族派头十足，又具有铤而走险的冒险精神。

“憎恨，希拉朵，”戈希里说，“我对盎库列姆公爵恨之入骨。济慈、亨特之流都不在我眼中，只有他是我的头号敌人，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希拉朵，如果能取他首级，我宁愿少活十年，不过……”

“不过什么，大人？”希拉朵暗自好笑。

“不过我的这种憎恨，会随着我内心深处的爱意涌起而消退。我非得到那个女孩不可，否则我死不瞑目。”情欲的火苗又在安格侯爵心中燃起。

“男人要懂得爱，就要懂得忍耐。大人，您会如愿的。”

“哦！吉丝安！这个叫人怜爱的名字使我茶饭不思，使我把对别人的憎恨化为仁爱……我一定要得到她！希拉朵，如果你找到她，名利权位、金银财宝随你挑。她到底是谁呢？一定是名门闺秀，可又是哪一家的呢？”

“我们会知道的，大人。爱恨要分清，最好是双管齐下。简单地说，就恨而言，如果盎库列姆公爵胆敢回巴黎，我保证设下天罗地网，来个瓮中捉鳖；至于爱嘛，我这就循着吉丝安这个名字下乡去找。”

“你找到她！希拉朵，我封你为伯爵。你一定要找到她。”戈希里激动而郑重地说。

“大人，我一定找到您的吉丝安，我以您刚封我的贵族头衔担保。”

说完，希拉朵离开会客厅，走到府邸的院子，骑上马，冷笑道：“我敢打赌，主人的新宠一定是我昨天在麦圉村附近看到的那一位。不过要先得证实，如果我让安格侯爵的梦想破灭，恐怕我的伯爵领地就是巴士底狱，而且在那里一直待到死。马上到麦圉村去！”

麦圉村最后一幢房子后面，有一个杂树丛生的废园。靠近铁门的地方，一个老仆拉着一匹上了鞍的栗色马。马的前方，有一个年轻女孩紧倚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绅士。绅士身材挺拔，鬓角灰色，面容虽然清癯苍白，却精力充沛。

年轻女孩穿着蓝绒布骑装，她无与伦比的美，能使死潭似的心激起惊涛骇浪。尤其令人心醉神迷的是她那高贵的脸庞、柔美的秀发、真诚的眼神，以及举手投足之间所流露出来的无畏精神。

“再见了，父亲！”女孩说。

“再见，亲爱的孩子！”绅士拥着她答道，“如果不是你，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命运之神引导我登上波旁族人从我们家族夺去的王位，全应归功于你。你是一个真正的瓦洛家族的人，吉丝安，你总是蹈危履险。昨天你为我送来重要文件，现在你又得上路了！”

“哦！到凡尔赛小村庄不算困难，我今晚就可以回到这里，而且我有信念。父亲，因为我是查理九世的孙女，查理·盎库列姆公爵的女儿。”

“今晚，”盎库列姆公爵说，“今晚，我们将在这个贫穷的小村庄举行首脑会议，法国贵族代表将在济慈、亨特和我之间遴选新的国王。倘若他们选择粗俗的济慈或是吝啬的亨特，我宁可死！”

吉丝安眼底泛起一丝忧愁和感伤。

“父亲，野心会使您迷失本性，但愿您能放弃！”

“不。”盎库列姆斩钉截铁地打断她。

“小心……您现在身在巴黎，而这里既有阴谋纠结的卢浮宫，也有可以吞噬您的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公爵恨恨地说，“我不会再回去的，我在那里受了太多的苦，如果我重遭不幸，我就自杀！……不过，别担心，我的孩子，胜利就在前头。一旦为王，正义之剑就将……你知道是针对谁的，因为你也痛恨他。”

吉丝安全身颤栗，双唇发白，神容却坚毅冷静。

“是的，”她说，“我与那个带给母亲不幸的人不共戴天。我要为母亲报仇。如果戈希里不因他卑鄙无耻的行为而遭受惩罚，这世上就毫无正义可言！”

“放心吧！”公爵答道。

这时候，有个人穿过丛林，潜行到铁门外，见到了吉丝安，高兴得几乎站立不住。他在心里欢呼：“是她……这个女孩……被我找到了。”

公爵继续说：“孩子，报仇的时刻已临近了。除了你，还会有人来帮我，那是个勇敢高贵的年轻人，他父亲已通知我，他将到达……应该是经过奥尔良，还有你昨天路过的隆吉摩。”

“隆吉摩？”女孩结巴地说；霎时她的脸颊泛起一抹绯红。

公爵感觉到女孩在他的臂弯中打颤“你遇见他了？”

“是的。在隆吉摩，一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年纪二十，神情高傲，是吗？”

“是的……是的……”吉丝安支支吾吾地说。

“穿一件铁灰绒骑马装……”

“是的，父亲。”

“老天有眼，你遇见的正是瑟莫斯侯爵！别

打断我的话！不久你就会明白，你和瑟莫斯侯爵的结合正是我胜利的保证……你是同意这门婚事的。”

吉丝安抬头低声说：“我只瞥见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他叫……”

“瑟莫斯！亨利·瑟莫斯侯爵。”

“亨利！”吉丝安在心中喃喃，“他叫亨利……父亲，但愿我将来要托付终身的人，就像我见到的那个人一样。”

吉丝安一跃上马，驰出铁门。她的喊声远远传来：“一个钟头后，我就会抵达凡尔赛，等候那些人。今晚就回来。晚上见，父亲。”

2

躲藏在树丛后的这个人就是希拉朵，他等吉丝安离去，就赶紧跳上马，一溜烟地驰向斯阿俄亥城门，不久便停在位于都南街的戈希里府邸前。希拉朵气喘吁吁地冲上阶梯，熟练地打开他主子的会客厅大门。

“是你，希拉朵，有消息了？”戈希里一见到希拉朵便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激动得语无伦次，“爱情或绝望？生或死？你找到她了？”

“找到了。”

戈希里双手抚胸，脚步踉跄，“啊，支配我命运

的天使，我赞美你，你为我带来无比的幸福！希拉朵，我亲爱的希拉朵，告诉我，你要什么？找到了？真的？哦！吉丝安！……我千亲万吻的名字！你说……快说，在哪里找到的？什么时候？怎么找到的？”

“麦囤村右边最后一幢房子，鸿来客栈斜对面。”希拉朵答道。

“走！现在就走！”戈希里吼道。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她到一个叫凡尔赛的小村庄去了，但是今晚会回到麦囤村。我们可以在路上拦截……”

“很好！”戈希里命令，“集合班卓尔、查拉玻、帕默特、努维纳，还有孟德瓦，我们一个钟头后出发。”

“好。”希拉朵心里暗笑，又提醒主子，“不过，您那有名的正房夫人……”

“利奥诺拉！”提到他夫人的名字，戈希里顿时像只泄了气的皮球，“我被这个女人的猜忌心弄得处处受牵制。幸好她还不知道我心上人的名字……否则，她会杀了她，会毒死她，就像她毒死……那一个，还有其他几个！”

这时候，连接元帅厢房和元帅夫人厢房的长廊的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正是戈希里的妻子，安格侯爵夫人——利奥诺拉·卡莉凯。

元帅夫人奇丑无比，身材畸形，上半身歪斜，

左肩鼓凸、右肩下塌，河马一般的嘴巴，只有那双炯炯有神、聪敏灵动的黑眼睛还算顺眼。

半个钟头前，她在镜中仔细端详自己，然后转身面向为她梳妆打扮的心腹侍女，冷冷问道：“玛赛娜，希拉朵真的找到了吉丝安·盎库列姆了？”

“夫人，他们在麦囤村的那幢房子里找到盎库列姆公爵和他女儿。不过，元帅大人并不知道他的心上人是盎库列姆公爵的女儿。”

利奥诺拉挥手阻止侍女，泪水夺眶而出，“心上人！哼！一夜风流的心上人！而我，他瞧都不瞧一眼！该死的女人！”

利奥诺拉蹑手蹑脚地走到戈希里会客厅的门口，倾听了一会儿后，才推门进去。希拉朵见情况不妙，一溜烟走了。

“戈希里，”利奥诺拉温柔地看着丈夫，说，“上卢浮宫服侍太后之前，我要先见你。莱斯宁公爵刚才告诉我，有人要绑架、废黜国王，甚至可能杀了他。命运之手也许会同样地攫住我们。这一谋反行动的首脑，就是盎库列姆公爵，查理九世的儿子。”

戈希里不禁全身发抖，仿佛有什么不样的预感掠过脑海。

利奥诺拉继续说：“这个浴血而亡的小王和玛莉·杜霞的私生子，野心勃勃，一心要重回王座。”